

汉口竹枝词校注

〔清〕叶调元著
徐明庭

86
I222.49

1

汉口竹枝词校注

〔清〕叶调元著

徐明庭 校注

马昌松



湖北人民出版社

B

汉口竹枝词校注

叶调元 原著

徐明庭 马昌松 校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洪湖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张 6插页 186,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统一书号: 10106·916 定价: 1.80 元

漢口竹枝詞卷一

姚江葉調元鼎三甫著

市廛

漢河前貫大江環後面平湖百里寬
白粉高牆千萬採人家最好水中看

左江面漢氣象雄闊舟中望之萬垛粉牆高出雲表洵大觀也

廿里長街八馬頭陸多車轆水多舟若非江漢能容



光緒抄本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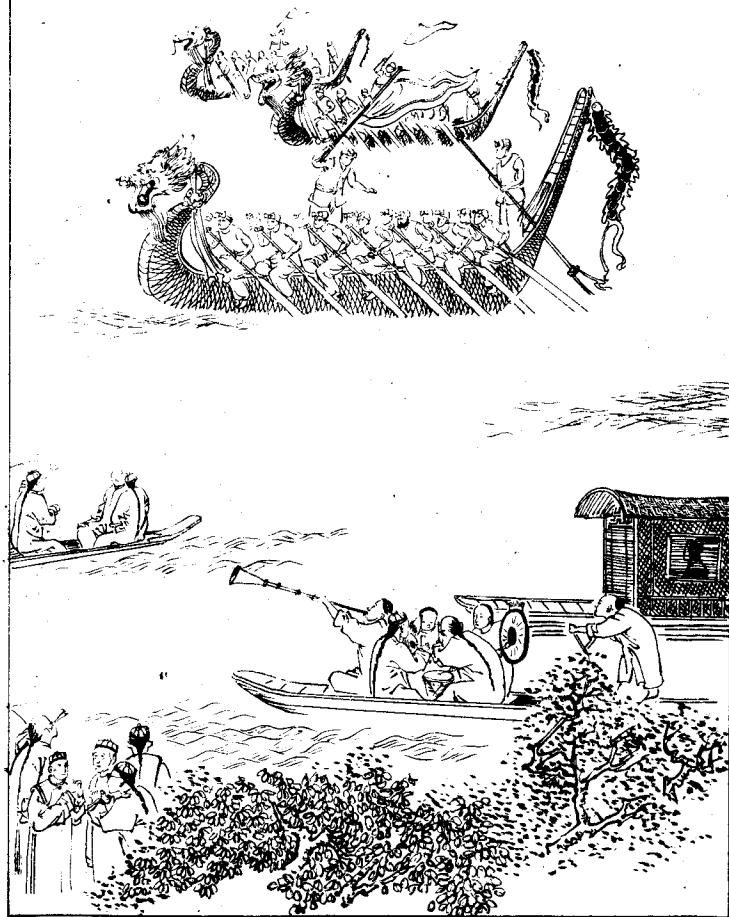
谁家
不贵
買燈
錢
甲子年
著
新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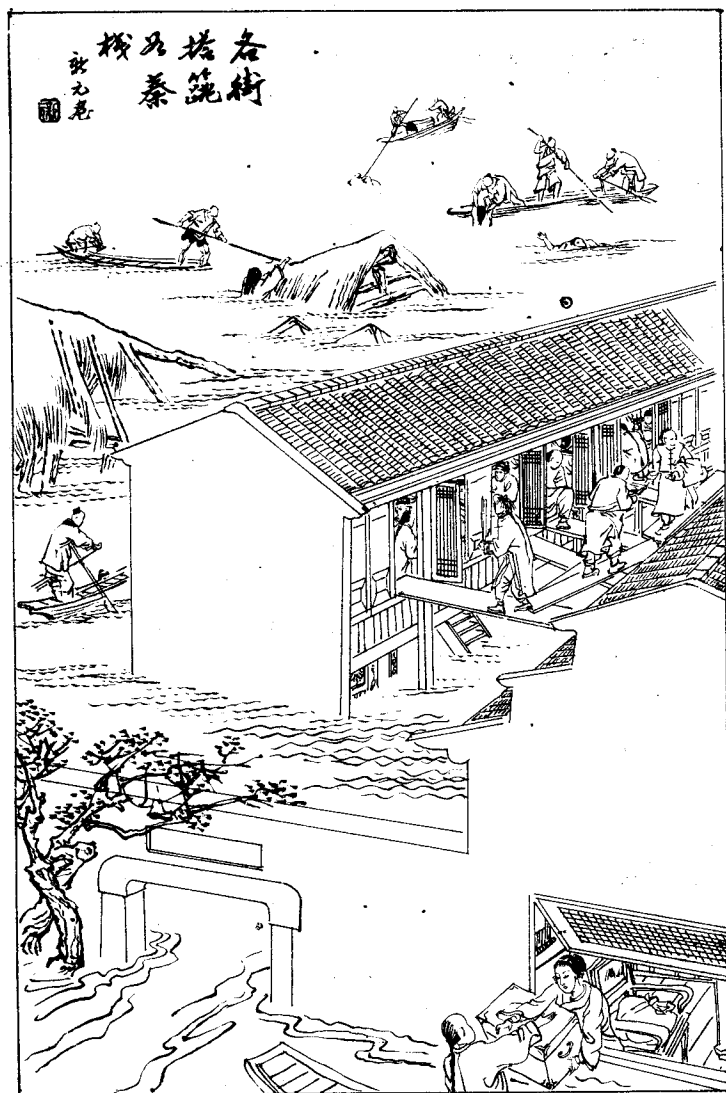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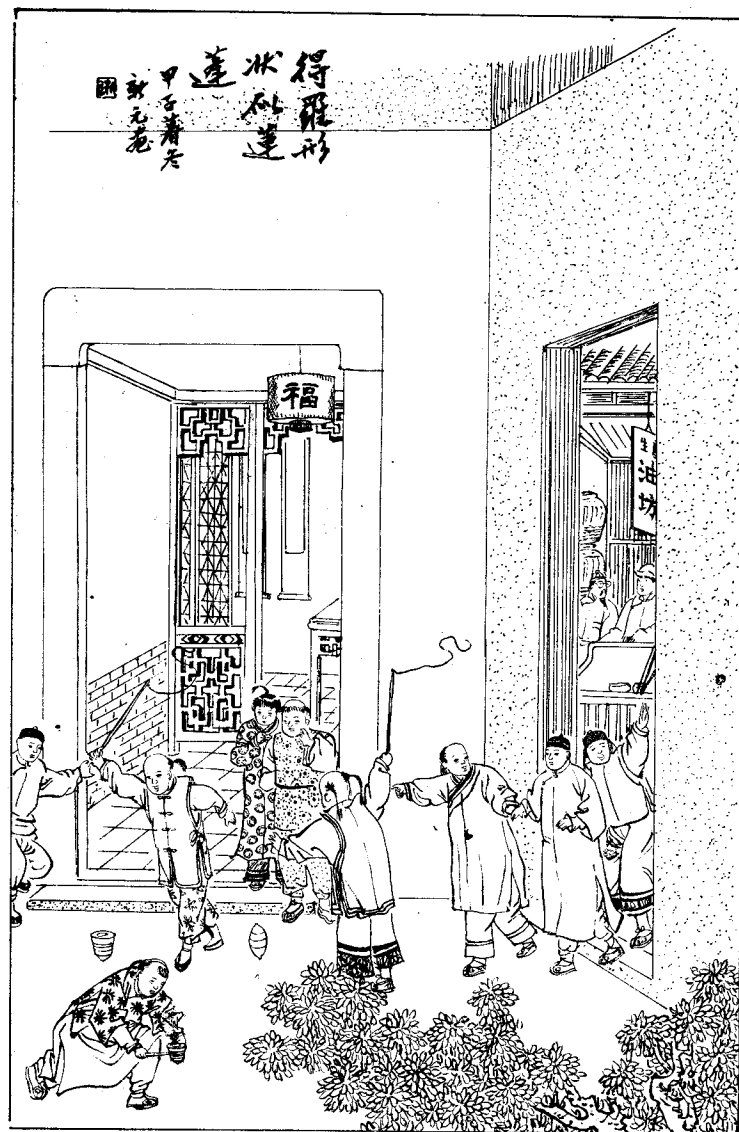


布棚廠下省風箏

龍船
錦標
田
甲
著
元
龍







前 言

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其中汉口成镇的历史较短。明朝成化元年（1465）以前，汉水沿龟山南麓入江，汉口和汉阳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等史籍中提到的“汉口”，都在今汉阳境内。明朝成化初年，汉水改道，循龟山北麓入江，才将汉口和汉阳分隔为二。也就在这之后，原为芦苇丛生的低洼湖区的汉口，由于它据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成为华中腹地的商业中心。清查慎行在《敬业堂集·汉口》诗中，描写这里“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清《一统志》也说此地是“往来要道，居民填溢，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由于汉口在清朝以前还未形成与佛山、朱仙、景德齐名的商业重镇，所以没有描述此地社会风情的竹枝词传世。随着时代的前进，汉口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写汉口竹枝词者也随之增多。但就数量和质量来说，众多的汉口竹枝词中，当推清朝道光末年（1841——1850）叶调元所写的为第一。

叶调元，又名荅园，字鼎三，浙江余姚人。从他所写的《汉口竹枝词·自叙》来看，他从七岁到十六岁，以及在四十岁前后，曾两度流寓汉口。他在功名上不得意，只中过秀才。他的详细事迹与卒年均无可考；生年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前后。

道光十九年（1839），叶氏第二次来到汉口，有鉴于“风气迥非昔比”，因而满怀愤世嫉俗的心情，就其所见所闻，“托

诸嬉笑怒骂”，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竹枝词。累计十年，积而成册，删去十之二三，存诗二百九十二首，次年刊行。但刻本比稿本少了一首诗和两处注解。

叶氏写此书的目的，自称“借文章之游戏，寓怨创于歌谣”。虽然他自谦为“掌故无多”，“功乏推敲”，“韵多出入”，但当我们通读全书后，可以看出其艺术性并不低。同时代的汪绶坝称赞他“腕底有言皆妙谛，眼前无字不传神”，施之醇也推许说“忽笑忽讪锋似剑，是诗是史笔如椽”，虽有过誉之嫌，但确有所据。可喜的是，这书“胪陈土俗，广集民风”，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宽，在某些方面确实可补地方志书的不足，前辈人称它为清代中叶汉口镇的社会风俗画册，可说当之无愧。

这本书共分六卷。卷一《市廛》，从汉口的地形地貌，码头的分布、上街与下街宅宇的不同，写到工商各业的种种情况；卷二《时令》，由正月初一的出方、初一至初三的饮食，谈到除夕的“团年酒罢醉昏昏，黄纸封条户上扃”，可当一部“汉口岁时记”来读；卷三《后湖》的一些诗篇，多侧面多层次地吟咏了当时被称为“销金窝”的这个游乐之区，其中不少是《汉口丛谈》中没有谈到的。陆以湑对于“散步人来远市阗”一诗更为欣赏，他在《冷庐杂识》中夸赞这首诗：“笔意独俊逸可喜”；卷四《闺阁》，无异是那时汉口的“妇女百态图”，形神毕肖，刻画入微，在别的书中很难见到；卷五《杂记》，更是五花八门，正象夏炳南所说的“浮云世态尽情描”，举凡盐商后裔的生活，“大街抬着狗儿跑”的祈雨场面，擅长潜水能为舟覆者摸得财物的“水猫子”，各戏班名伶的演技和拿手剧目，以至“僧尼道士巧生财”等等，无不包罗；卷六《灾异》，记述道光二十九年（1849）武汉大水和塘角大火的情况非常详细，使江夏、汉阳与夏口等县志书的有关记载相形逊色，周启

高对这一卷的评语是“终篇灾异更奇绝”、“墨膏洒作斑斑血”。此外，还应该提到，由于作者流寓汉口多年，写作时运用了武汉不少的方言俗语，假如有人能在这方面钻研，足可写一篇有份量的《叶氏〈汉口竹枝词〉方言考释》，为研究武汉地区的方言增添光采。

正因为本书的内容能够吸引人，所以在它尚未刻印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是“借抄日众”；原稿寄到北京后，据说也有人抄录。累计此书问世一百三十多年以来，传抄者络绎不绝。特别是近几年来，武汉市各条战线开始编史修志，此书的影响日见深广，抄录者和引用者比从前更多。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叶氏这本书杂揉了一些封建糟粕：如相信风水之说，轻视劳动人民，宣扬男尊女卑，对妓院的描写有时流于猥亵等等。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在我们掌握的关于清代中叶汉口乡土资料不是太多而是很少的情况下，对于地方史志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与社会学、民俗学工作者来说，它仍是一本弥足珍贵的书。

鉴于传抄和引用此书的人日多，这里有简略地谈谈它的几种较为流行的版本的必要。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南方到北方，我们还只看到这书的一种刻本，即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的。例如南京图书馆藏本，徐文阶、徐行可与潘际湘等各家的藏本，以及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的本子，其内容、版式和刻书时间都是一样的。此书扉页的右上题“道光庚戌谏月”（按：“谏”与“陬”通，《尔雅·释天》：“正月为陬”）；左下署“兰恬居士题笺”；中间是隶书“汉口竹枝词”五字。各页之板框高广不一，以高15.2公分、广10公分者居多；双边栏，单鱼尾，白口。

每半页视注释之多少，分别为七到十行，行二十字。注释的字体较正文的字体略小；比正文低一字。纸、墨与刻工均不佳。有两处铲板与十四处墨钉。

刻本问世以前，依照原稿抄录的，通称“始抄本”，现在尚未发现。

光绪三年（1877），无名氏在“鄂渚竹风清处小隐山房之南轩补过室”过录了一个本子，相传是根据“始抄本”过录的，世称“光绪本”。不过，“光绪本”还是有和“始抄本”不同的地方，将它和道光刻本对照，即可看出过录者将正文以前的各家序文、题词及所附施襄的十二首竹枝词都删去了，只抄存了作者所写的自叙和凡例，还漏掉了正文中的六首诗和并非全属这六首诗的六处注解。但此本有两样可贵之处：一、刻本铲板的第149首诗的注解和第246首诗及其原注都保留下来了；二、过录者在二十一处加了批注，可以由此看出光绪初年汉口某些方面的时尚风习。

宣统年间（1909——1911），有钱某根据刻本抄了一册，未抄胡大仁及夏炳南的序文，世称“钱氏本”。

武汉解放初期，邹蕊蕻根据徐行可所藏刻本抄了一册，他不仅将三家序文、八家题词和所附施襄的十二首竹枝词悉数删去，甚至连叶氏写的四则凡例都没有抄，通称“邹氏本”。后来黄清若参照“钱氏本”，校正了“邹氏本”的某些误字，并补录了邹氏未抄的施襄的序文、八家题词和所附施襄的十二首竹枝词以及叶氏自撰的凡例，人称“黄邹本”。

民国四年（1915），徐焕斗编纂《汉口小志》时，在该书的《艺文志》中，选印了叶氏《汉口竹枝词》的自叙与凡例以及施襄为叶氏竹枝词写的序文；在该书的《风俗志》后面，摘印了叶氏的一百七十二首竹枝词，并在《商业志》后面摘印了

叶氏的三十一首竹枝词，而将这两百零三首诗的注解全部删去。爱读叶氏《汉口竹枝词》的人称其为“小志本”。在上述各种版本中，以这个本子为最差。

应该说明的是，凡属刻本的墨钉，“小志本”和上述四家抄本，都补上了自己认为合适的字；另方面，不论是刻本或是各家抄本，在不同的地方均有脱字、衍字和误字。因此，即使是现代以熟悉乡土文献著称的杨铎，在其所写有关戏曲的论著中，引用叶氏《汉口竹枝词》时，仍不免出现错字。近两三年来，有几位同志在北京、武汉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叶氏《汉口竹枝词》，也是错讹时见。

我们对叶氏《汉口竹枝词》进行校勘，是以道光刻本为底本，以光绪本与黄邹本为主要参校本，旁及小志本和徐文阶（徐明庭的祖父）口授本等等，不主一家，择善而从。其中有两首，第235首与第241首因事涉淫秽，又没有多大参考价值，故删去。

注解时，以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注解的条目，包括原书涉及的典章故实、职官名称、工商行业、四时节令、风土人情、衣履服饰、名胜古迹、释道迷信、历史地名、方言俗语以及生僻的字词等等。考虑到一般读者对于近百年来武汉的旧事物知道得比较少，同时也是为了保存史料，有的注解较为写得详尽，目的是为若干年后的史料搜集和研究者提供方便，并希望这样能有助于青年读者阅读正文。

相同条目，原则上只注一次，并尽可能注明引文出处或征引所据原文，以资查证。遇有重出者，则写明参阅第若干首诗的注几。有时注解一个条目，参阅了既有前人也有今人在某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避免繁琐，没有一一标出。非敢诿美，

合声明。

原书每首诗的前面没有序数，现有的序数是我们这次加的。

原书的各家序文、题词及所附施襄的十二首竹枝词，我们把它作为“附录”，置于正文之后。

本书在校注过程中，得到武汉图书馆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为我们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黄清若、徐孝定、刘昌润与潘际湘诸先生，程干庭、龚樟有等同志，或惠借重要版本，或解答疑难问题，并承郑新元同志绘制插图，盛情厚谊，谨此致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论在校勘或注解方面，肯定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今后进行修改。

1985年1月